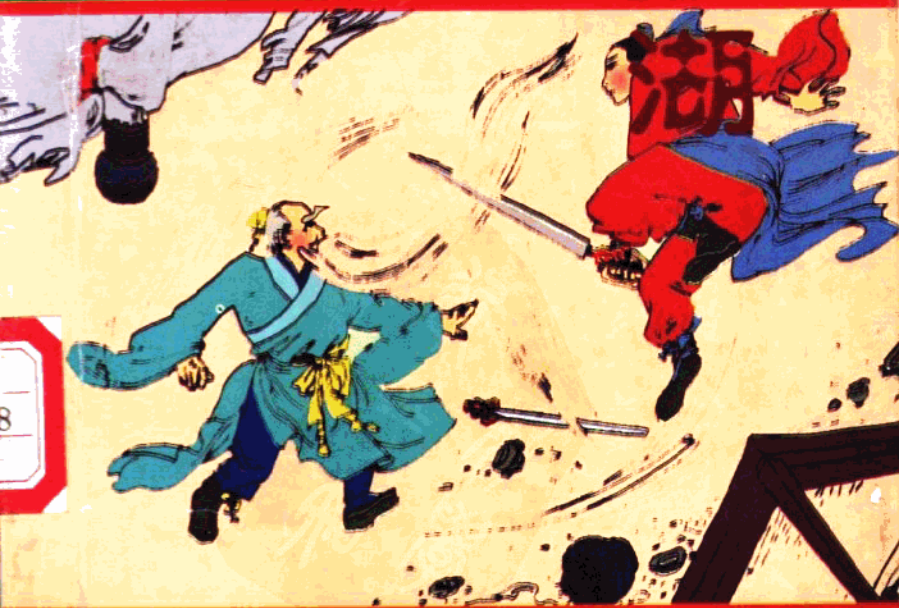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劍笑江湖

黃易

◎ 奇俠系列



内 容 简 介

武林天骄严天峰，为报情仇，孤意专
见幽邪之道，尽擷天下邪派武功秘笈，潜
心深研三载若成武功心法秘笈《兰凤雏》
便死去。二百年秘笈重现江湖，武林中
人欲一窥而后死，居心叵测之流，则据为
己有，侠义襟怀之士，却欲将其付之炬
火，已绝武林腹怀之患，芸芸众生，卷入
一场觅宝夺书之残杀鏖战之中，中原武
林又面临着空前绝后一场浩劫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隐居深山…………… (1) | 十六 灾祸临头………… (489) |
| 二 再现江湖…………… (22) | 十七 神诡鬼怪………… (534) |
| 三 尔虞我诈…………… (82) | 十八 心纯无祟………… (565) |
| 四 洛阳谷…………… (111) | 十九 撬诈善谋………… (595) |
| 五 擂台大赛…………… (142) | 二十 侠肝义胆………… (621) |
| 六 铁衣骏马…………… (186) | 二十一 草莓谷………… (656) |
| 七 花容色碎…………… (216) | 二十二 血面女刹… (682) |
| 八 强食弱肉…………… (257) | 二十三 春心蓓蕾… (703) |
| 九 七空剑主…………… (289) | 二十四 剜肉补疮… (734) |
| 十 卧龙山庄…………… (303) | 二十五 东方天原… (758) |
| 十一 百年巨魔………… (343) | 二十六 情迷意乱… (793) |
| 十二 一代枭雄………… (366) | 二十七 不共戴天… (816) |
| 十三 马槽惊变………… (400) | 二十八 力毙群魔… (846) |
| 十四 身陷阱壁………… (432) | 二十九 智斗恶贼… (867) |
| 十五 憎同父子………… (450) | 三十 英雄喋血………… (894) |

十 卧龙山庄

“小贼留步！”陡见半空一人飞蹕跃掠，两个急筋斗翻在那年青汉子坐骑之前，又开两手拦住去路！众农野禾夫皆是俗子庸夫，蓦地见这条汉子竟能如飞而行，似鸟掠空，平生首见，惊惶战战，拜服连连。

那年青汉子一见此人竟敢跋扈轻狂，斗胆相逼，不由无名怒火灼烧襟怀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这厮寻死！”纵马前冲，坐骑双蹄飞扬，踢向那个拦阻的劲汉！

对方见来势凶猛，哪敢逞强，匆忙一个“称花接木”闪身避过，一道雪光划过，手中骤然多了一把“吴月镰钩”，一招“鬼魅缠牵”，寒辉雷射，撩向那年青汉子的坐骑之腹，相距甚近，又是出招仓猝，防不胜防！

那年青汉子不虞对方出手之疾狠，解救业已不及，无奈之中，于马上挺身跃起，单手电疾般往背后一抄，一束青光从手腕中抖射飞出。

一道血光赫闪，一声彻痛长嘶，那年青汉子的坐骑如狂飞腾半空，天马行空般纵骋出百十丈远之地，颓然倒堕于地，躯肢抽动不已。一看之下，方见马腹已是膺

开肚破，肠胃垂挂于外，殷红如泉涌淌，地上一片血涌！那汉子一钩索了马匹之命，自己却也险些丧命。幸亏他躲避得及，只被削下了英雄巾连着一绺毛发，却惊得骇呼一声，懊叹不止。

那年青汉子见坐骑被杀，勃然暴怒，长剑如狂澜泻堤，长瀑倾悬，炸喝声中，运剑如神，招招形同索命。几日以来围绕纠缠的种种苦衷悲恸，懊丧怏懔，如痴如癫，尽注泄于四尺青锋之中，威势犹如山逼海迫，寒光似电，剑气蒸腾，将对方连人带钩俱笼罩于自己的剑势圈围之中！

那汉子万不料对方盛怒之下身手这般了得，顿时被他如风卷残云一样的凌猛攻招迫得频频退却，仗钩护住周身，只求自保，不奢进袭，焦盼后面幸许有自己的人马赶到。年青汉子见二十余招一过，仍是战他不下，虽已把他逼得再无进招之力，心中暗急成怒，剑光青影弥漫之中，幽地探去一掌，一式杂门精粹掌法“青戈幔日”运机而出，一阵巨浪驱散了对方的护身功气，长剑乘虚而入。那汉子见他剑掌相济，威力犹盛，不由更觉心悸，蓦见剑锋撩到，索性双手持钩，一招“绞剑断刀”的招法“链索银蛟”，横钩架剑，顺势一拐，朝反面错绞，欲将它折截两段于绝招之中。不料一刺之下，发觉对方长剑运荡真气柔劲相辅，坚韧之极，非但绞折不得，反而被他缠纠制作，脱御不了，全盘受控！恁悚之中幽地一只手掌鬼魅般光隙不剩，恰握时候地探到，

欲腾掌抵御，镋钩必定招架不住那候待懈怠的青剑，急忙一错身形疾躲。不想年青汉子猿臂暴长，如影相随，况且那汉子身手所制，挪闪之地不出咫尺，伸掌即及，“啪”的一声沉响，左胸已中了一掌，落手千钧，打得他踉跄后退，口中血水狂喷，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“吴月镋钩”一弯月牙反让劲剑削截那年青汉子似是恼忌尤深，丝毫不沾怜情，纵剑凌逼，一片煞气电光，顿时漫住一张惊惶绝望的苍白之脸！

“啊！”

一条人影半空之中手舞足蹈，飞落十丈之外，堕地身亡，胸心之处血洞赫然如拳！众农野村民大惊失色，目瞪口呆，有甚者更是大吃小叫，悸惧一片。

骤见又是人影一闪。那年青汉子毫未迟疑，飞身店旁马槽之处，解下一匹白马，跃身翻上，电驱将去。两条庄嫁大汉方才悟过魂来，呼呼着阻拦过来。年青汉子不愿冤杀无辜，虚晃一剑吓退一个又飞起一脚踢翻另一条壮汉，方得已遁脱，扬长而去。

残留下的是一片漫散着的血腥，煞气，懊悻，那如狼若虎的官役老爷，无正由渲染仇嫌，正好有机可借，对这群禾夫农妇恣意纵威，蹂躏无辜。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，身在其中，形同浮萍寄踪于苍海江洋之上，命运几曾手中自撑？嗟呼，唉哉！

那年青汉子马不停蹄，行了半日，方来到一处小镇。他见自己身上衣衫血渍斑点，恐引人疑目，且日来

几番险些被“七空剑门”弟子觉察，那些人似多识得他，一见踪影便大肆情杀，幸亏他们多是游离待踞行，而他又机警得紧，一见动静当即逃之夭夭，待他们招伙引朋赶到，早不见了踪影。虽然如此，也使得他偏顺惊弓之鸟，对谁都暗存小心疑意，捕风捉影，一有风吹草动便落荒而逃。故此更不敢穿着这般装扮入镇，只得脱了外衫，却又露出里层的劲装江湖短袴，也是不类寻常，无奈毫无他法，仅能进得镇中，买件外衫遮掩了。

那年青汉子进得小镇不久，便望见一处衣档服摊，四下警视，见来往之人虽也是江湖三教九流之众，但却无可疑之处。当下落马一边，上前去买。

“咦，那厮蛮面熟！”

那年青汉子虽在试衣挑选，目耳却无时不在警觉四方，熙攘之中闻得如比蚊吟细声，然在他听来胜似惊雷排空，蓦地回头，随声望去！

“北宫朔！”

北宫朔也看清对方乃是两条三十来岁的江湖劲衣汉子，看来头无疑乃是“七空剑门”中的人物。连日来，对这些游探那种孤疑仇嫌，而且似有抑不住内心狂喜一样的神举他早已娴熟，而且极为灵感，一瞥已然深信无疑。

北宫朔幽幽醒来之时已是日暮时分，隧俗森郁，更为昏晦，倏地几声凄厉的悲唤，使他大吃一惊，睁目看处，数只食肉兀鹰正盘旋头顶，偶尔俯冲直落，似一道

涌影乌光，巨嘴狠啄一口尸体撕下一片死肉又飞跃而起！

这时又见一只巨隼回旋鸟瞰，瞅准目标，夹着两扇劲翼，铁爪长伸，勾嘴半张，凶悍凌猛地俯冲而下。北宫朔一望，见这禽生竟意蓄食啄身旁不远的吕郎环娇小之躯，大为泛怒，大喝一声，抄手抓起一把“铁骨断枪”挥击过去。那巨隼万料不到死人堆里杀出个家伙来，大受一惊，欲闪不及，“扑”的一声被扫中一翼，这一下还是北宫朔遽然袭击，失了准头，不然打在头腹等重位，当场叫它坠栽下来。然如此也让这畜生扑啦啦地踉跄摇晃，不等他第二下又打到，已经颤颤地升上半空，痛唤数声，心知不妙，都扑腾飞起，但不知虚实之下仍不愿疾离，绕回左右，察看动向。

北宫朔怒气未消，抓起一块石卵，用重手法飞射而出，被弹中的当即羽毛零乱，晃战不已，悲鸣利唤，响彻幽谷，终于情知讨不了好，悻悻离去。

北宫朔噙着悲泪，心怀凄苦哀凉，仿若身坠冰潭，抱起冷心如已然冰凉的娇艳之躯，乘着残余曙光，寻了一处林荫湿处，恰好有一方凹壑，把冷心如尸体放下，目光久久倾泻在她那让淤血损污了的姣面上。良久才用手袖拭去，露出一张姝媚之脸，若有无限妩媚姣好，更是眷恋愁苦悲，泪洗颜面，喃喃言道：“如儿，我此生对不起你，恨我无能，未能好好照料你，却是因我之错，让你这般残苦匆匆地离去，留下我受那伶俜思恋之

痛，唉！唉！天命注定我俩无缘，不能厮守终生！……佐乔，我一挥要杀了你这小魔头，血报今日之仇！唉，还有恩公，危安难料，万孽俱由我起，北宫朔终成罪人呀！”

许久，北宫朔方才恋缠不舍地把他放下凹坑之中，双抱来吕郎环，也是为她擦去血渍，情切地道：“吕姑娘，你冒死拯救如儿，在下终生不忘大恩大德，愿你来生吉祺美好，不再受此沦落凶寝。”让师姐妹两人并卧同一窟，唏嘘了一声：“汝俩好结伴离去吧，但愿自此安然无事，欢，欢欢喜喜地去吧！等我报了血仇大恨，再来陪伴汝俩终生，以赎我相负之罪！”说罢，缓缓地双手捧起土沙均细地撒在两个睡美人一般的娇躯之上，倏地悲叹一声，横心忍痛，如疯如狂，风摧残云似的扫卷起土砾沙石，闰地簇起一垒墓冢，双手割磨得鲜血渗淌，全然不知。北宫朔从地上摸索了一把长剑，借着眸光如电，视夜同心昼，拦腰砍下一株古柏，又截下一节木桩，削成一方木碑，用剑锋挥写下那几个娴熟的字句：“烈女冷心如、吕郎环之墓冢，罪人北宫朔立。”又狠狠一咬双指，即望肉破血流，按字迹涂摹一番，殷红渗进木中，想必赫目，立正木碑，运劲贯掌，拍打入土，口击得他腕骨“咯咯”作响，如裂似碎，痛彻揪心，好象这才使他沉郁恹楚之心略为释弛残慰！”

北宫朔树好碑牌，又呆立留恋片刻，方才跌跌撞撞地向前而去！他不敢久留于此，不然的话直感心头血

淌，念欲自绝，了此恩恩怨怨，而血仇孽愆。

必须苟残活存下去，诸多要事等着他这恹恹残躯去担负，不容托辞。想到此，才咬碎钢牙，毅然当即离去。

幸好北宫朔行不多远，便寻着一匹惊散之马，暗暗欢欣，翻身骑上，此时已是心力交瘁，昏昏迷迷，竟然趴在马背上，双手箍抱着马颈晕睡过去，凭由那马托载着他朝前不迟不疾地奔驰。

一觉醒来，方见已然出谷，豁然明朗！乐得他拍了拍马首，渐志悲切但怀，朝“卧龙山”而去。他心知恩公相告的机密已被自己泄露，大事已误，只有拼死一决，悉力扶助恩公遁脱那段残龙与佐乔的困围，以赎罪孽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北宫朔一个“绰划风离”跃身道中，那两人一见齐身围抄过来，其中一个挥出一棍劈扫而下！北宫朔不欲贪战，身形一错，抢回坐骑，夺马想遁。

“砰”，那汉子一棍打在一杂货摊之上，顿时物飞人散，鸡鸣狗叫，本来已是熙攘不休的集市更是喧嚣零乱！一条汉子见北宫朔夺马，大喝一声：“小贼哪里跑！”飞扑而至。搂头一刀挟风驱浪，一片雪光划落，疾不容避。

北宫朔惟恐再折了坐骑，只得抄剑横架，刀剑相接之际，顺势倒撩，轻易地化了对方那沉凝千钧的一刀，正是“四两拨千斤”上的绝巧功夫。北宫朔幸好在马上

半日，功力业已大半元复，仗之怒火尚旺，更为枭雄骁勇，奋剑如狂，一招甫发，后势难绝，汹汹似长江行水，连连迫攻，将对方逼得频频后退，险象迭发。

北宫朔正欲一剑抢隙送了这厮，不料半空劲风若雷动澜排！急忙一个斜错，那人一棍抡空，倏地横扫壹为，正是江湖常见一招“横扫千军”。北宫朔瞅机可趁，冷笑一声，纵身捅起，剑锋下撩，恰巧贴着劲棍之面随之即行！他心知对方棍劲刚沉，一剑削下，多有反被震断之势，只得出此绝招“缱绻潇湘”，凭着巧极的身法，剑走灵空，顺势带走。对方被他这一怪招弄懵，不知所措，这时棍势即绝，而北宫朔剑招未发，旋即一荡借劲斜削，“当”的一响，那精乌钢铁所铸的长棒竟被截下一节！

一声冷响，背后寒风刺骨！北宫朔心知有人暗袭，大吃一惊，匆忙飞身掠起，回剑刺出，气势倾泻不息。

“锵……”刀剑相格，两道寒光于星影赫爆之中荡开。北宫朔内力犹胜一筹，震得对方虎口欲裂，气势倾泻不息。

此时围观之人越聚越多，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风雨不透，其中不少乃是江湖行家，都看出一些门路，不由为北宫朔精妙的剑法喝彩！北宫朔犹似惊弓之鸟，闻声反而暗骇，心思：“这两厮已是够对对付。如此惹众招摇，非再引出他们的人马不可，那时纵是插翼也不遁遁

飞！

此际。那使棍汉子又是炸喝一声，挥抡起一股狂澜怒涛呼啸而至。北宫朔错走宫步，避过棍锋，飞起一脚踢向他的右肋。对方暗惊，急急拖棍疾退，不虞北宫朔这一脚却是虚招，乘他退却，长剑递送，将他逼退，才要退撤，不想左侧又是寒芒冷民挟风携啸而来。北宫朔移形让过，那寒光倏地改劈为削，横扫将来！北宫朔不觉大怒，封剑一挡，斜刺里一掌拍出，对方急忙之中不加思索也单掌递来。

又是两声亮响，一觉一脆，那汉子抵不住北宫朔沉浑千钧的重掌，被震得“呼咚”一连退出三步。紧接着，又是一声响，跌坐地上，脸色惧恐万状，怔怔不已！北宫朔也乘机借一弹之力飞上屋顶，一晃身形疾走似风，戮戾即去。

那使棍汉子哇哇大叫：“小兔崽子往哪跑？”旋即纵上梁檐。然北宫朔已远去，影子愈来愈小，料是追赶不及，只得骂爹骂娘地飞落焉为，一怒之下，抡起铁棍，一声脆响。北宫朔那匹坐骑马首吃了一棍，顿时头颅裂碎，沉嘶悲唤一声颓然倒地，庞大的身躯抽动了几下，毙命于地。

那摔跌坐地上的汉子此时才颤巍巍地站起来，两人搀扶着穿过人群，悻悻而去。心中不住嘀咕怨嗔：他娘的，那些家伙真是他娘养的，躲得无影无踪，只剩咱俩抵拼，难怪会让那厮逃掉！

北宫朔心知于房顶上如此飞奔，必定招人耳目，回头不见有人追来，方才长吁了口气，暗叹好险！他四下瞅瞅，见此处无甚行人，这才纵身落下。但仍是不敢大意，避过耳目杂多之处，专拣僻巷窜行，此地人生境疏，又恐迷路，稍稍靠近街道，娓娓前行。不出多时，便临近贩卖马匹之处，忙上前挑了一匹，又飞翔了顶不在顶大斗笠及一件风衣穿戴遮掩了半边颜面，料是不易被认出，这才驰然纵马，未过一炷香功夫，便出得小镇，驰上大道，放缰凭骋。

古道迢迢迂回似帛，跨山穿林，幽伸茫延。北宫朔行至此处，但见康庄大道陡然坎坷狭窄，危危而上，越过前方崔嵬峻岭，又斜泻而下，见路旁有一家小酒店，飘幌之上“酒”字赫然，四下皆是非常幽森，看来店家设铺于此，也是斗胆不惧，为敲诈路人腰包。

酒店这中一片寥寂，只有店家和两个伙计，除了店家年愈五旬之外，余下两人均是三十来岁的汉子。也不知是因生意萧条抑或另有他因，三人脸色古怪，似有何诡异莫以告人一般，神情警觉而略显惶恐，但仍是强捺，佯作若无其事。

晌午时分，古道之上，两匹骏马托载着两人电驰风驱。并行不悖，而又相隔丈余，两人沿畔分走，似是密切又似是顾忌，甚是古怪。再看马上之人，竟是一老一少，年纪殊远，但不论叟童，均是一脸狂傲乖戾之色，如若唯其至尊，鸟瞰俗世流尘一般！两人正是武林中蚩

谈及色变的头号血煞魔头段残龙与佐乔。

两骑行奔若电，少时便来到山麓之下，两人稍稍收勒马缰。佐乔长鞭一指，道：“此处莫非便是‘白骨岭’么？”

段残龙微微颌首，却是嘲道：“虽说‘白骨岭’冤魂缭绕，厉鬼出没，但只要佐少爷心怀坦荡，未曾做过亏心事，倒是不妨。”

佐乔哈哈大笑，嘿气吐元，声彻长空峻谷，势态磅礴，朗声道：“彼此襟怀偕意，惮怕何来？佐某虽是不才，却赖来日方长，悠悠岁月尽可蹉跎，岂用终日惶惶不安，唯恐阳数殆尽？”他出言指意之毒辣丝毫未有相形见绌之势。

段残龙反被他怩得咬牙切齿，谦谦难释，但又怕让他发觉更为瓷意，嘲弄，只是故作宽然不拘，嘿嘿笑道：“佐少你倒是人闲意清，真为难得！”

两人说话之中，已上至山腰，酒幌展风在望。佐乔心中异样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是冷冷地诤道：“倒不想这荒山僻野之中也有人胆敢开店？”

一路上，他们跋涉久时，有时也打息一番，不料佐乔见此店似是狐疑，低声惊奇道：“如此凶险之处，他们也敢设铺，莫非是那江湖雅人欲拣两个晦财么？”说话之中，神态略为踟蹰，不知进与不进，难以定夺。

段残龙没想到佐乔因过于小心而胆怯不前，心中暗嘲，不失时机地讥道：“佐少爷向来心高气傲，今日怎

被这黑夜弄懵啦，真是怪异，岂有阎王怕小鬼之理？”

佐乔脸色微微泛怒，但马上消逝，淡淡地道：“佐某乃是好意为段前辈着想，既是不受，我也免了谨疑！”

段残龙见终于激怒他，老怀窃乐，欲显豪阔，哈哈笑道：“若是佐少爷斗胆不辞，考配难得作东请客，一试这白骨筵席，岂不为乐！”

佐乔斜睨了他一眼，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心，嘴上轻笑一声，道：“难得今日段前辈不惜破费，真是罕见，也算佐某洪福了！”

段残龙知佐乔在讽刺他吝啬，一毛不拔，更有意要一显阔绰。这时两人已到店外。酒家一见有客，喜行于色，忙抢步出店招呼道：“呀，呀！真乃贵客临门，两位迢千里跋涉，快到敝店一歇，美酒佳膳必让客官大减风尘之苦！”说罢大献殷情地上前搀扶两人下马。伙计也赶将出来，将马牵到一旁拴好。

段佐两人进得店中，但见酒店虽是窄陋，倒也清静井然，不觉心怀怡畅，拣了中间一桌落座，佐乔故作宾客一般坐待不动，看看段残龙如何排比。店家笑呵呵地凑上来问道：“两位官爷，需何酒肴消遣；尽管吩咐，小的速备不迟！”

段残龙故作豪阔不羁，挥手道：“把你店中诸样小菜都备上来，外加五斤好酒！”

店家闻言惊喜欲狂，连连点头哈腰道：“是，是！两位客官爷稍坐，小的马上备齐送上！”回头冲着呆愣

一边的两个伙计喝道：“还不速速备菜摆上，呆死着做甚！”

两人如梦初醒，喏喏唯唯，进到一旁炒灶边开火备肴。

段残龙老怀得意，瞟了佐乔一眼，见他神色似有忧虑一般，只道他是惮忌店中作作，不屑地轻哼一声。佐乔象被他觉醒，发现自己失态一样，讪讪一笑，似赞非赞地道：“段前辈今日可真豪爽！”

段残龙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只是今日老配请客，兆头不佳，佐少爷可要小心哟！”

佐乔浅笑道：“难得段前辈作东，佐某口福弗浅，何惧之有？”

“哈哈！”

少时店家亲自送上已炒好的四道酒菜，佐乔嗅了嗅，暗示地望了段残龙一眼！段残龙知他怀疑菜肴中下了迷魂药之类，不觉轻意不忌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纵是那些老鼠药，又怎得奈何了老朽！”说罢率先楷模，拾箸夹起一簇蜚伴韭菜花塞进口中大吃力起来，双目挑衅地斜瞟着佐乔。

佐乔一见，方才似略为弛然一般，也夹了几根放进口中，慢咬细吞。

段残龙襟怀大为自得，豪气云天一样，每道菜肴都试了一番。佐乔都是小心翼翼，只专拣那韭菜花一样。

“嘿嘿，客官，敝店炒的菜味道不赖吧！可要些解

魂汤么？”幽地，店家满怀得意地望着段残龙诡谲地问道！

段残龙倏地脸色一变，一抹惊诧之色掠过老脸，好似怕被佐乔觉察出一般，蓦地探掌挥出，应手拖过一人，正是那店家！颈脖已被他五指扣索，只闻段残龙冷地道：“你这狗厮真是瞎眼不见人，竟敢耍到你家爷爷头上来！快说，你在里面下了甚东西？！不然老子要了你的狗命！”话声之中，不觉或是难捺之下露出仓惶惧色！

那店家被他掐得咽喉咕咕直叫，白眼上翻。段残龙又惊又怒又诧之下，情知万不可要了他的命，只得稍稍松了指爪，量听那店家幽幽地道：“老子并非瞎眼，乃是认准了你姓段的！”

段残龙闻言大惊，一路以来他避过了多少耳目，却不料于这荒山野岭之中被人发觉！怎叫他不为之惊悚诧异！此时他只感腹中犹如铅塞石填，沉甸甸，不过气来，运气一冲，却大被阻截，调转见佐乔冷目旁观，但却无动手乘势之说，说要对方乘机相逼，自己中毒元亏，骤然大悟，那佐乔也食了菜肴，料已不敢冒鲁趁机，不然似他这般鬼鬼机灵之辈，岂有等良机之理？想到这里，心中稍为弛然，沉声怒问那店家道：“快说，你在菜里下了何药？又怎个识得我？”

“很简单，有少爷和你同行，他当然识出你，至于